

中古醫療 與 外來文化



陳明 著
Foreign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8 11 11 11

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中古醫療 與 外來文化



陳明 著

Foreign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China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 / 陳明著.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301-22081-8

I. 中... II. 陳... III. 醫學—國際交流—醫學史—文化史—中國、國外—古代 IV. R-0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026403 號

書名: 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

著作責任者: 陳明 著

責任編輯: 張冰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2081-8/K·0943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39.5 印張 彩插 8 頁 87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98.00 圓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王邦維

陳明的新書即將付梓，付梓之前，陳明希望我為他的書寫幾句話，這事跟我講過好一陣了，我一直躊躇，我能說什麼話呢？對於陳明這些年來在研究方面做的事，我不能說不瞭解，但瞭解歸瞭解，真正要做出合適的評論，卻不是簡單的一兩句話能夠說清楚的。

陳明是很勤奮的人，此前他已經出過三本書：第一本是 2002 年出版的《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也是他當年的博士論文；第二本是 2005 年在臺灣出版的《敦煌出土胡語醫典〈耆婆書〉研究》；第三本也是 2005 年出版的《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其中的第一本書和第三本書，我也曾應他的要求，寫過序。現在的這本書，已經是第四本。前後的四本書，圍繞的都是一個大的主題，都是從文化交流的角度，具體落實到與醫藥或與醫藥相關的問題，來討論古代中印，進而擴大到中外文化交流，也包括不同社會與族群互動的歷史。一位還算是年輕的學者，在這樣的一個國內並不很引人注意，也完全說不上熱鬧的研究領域裏，十多年的時間裏，能有這樣的成績，作為朋友和同事，我很為他高興。對這些研究，我的一點兒意見和建議，在我為他的書寫的那兩篇序裏，大多已經做了表達，不必重復。我想談的是其他方面的一點想法，那就是，一個人，從讀研究生開始，如果有意願也有機會做學術的研究，路可能會怎樣走下去。

我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問題呢？是因為我忽然想起，陳明當時讀博士生，確定論文的題目，最後是怎麼選擇印度的梵文醫典和中印醫藥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這樣的一個研究題目，其實開始時沒有想到。記得當時他跟其他大多數博士生一樣，最初並沒有一個一定的題目。只是入學以後，在一段時間裏，我們商量論文的選題——這中間曾有反復的考慮——最後一次，他提出了他研究同時翻譯印度古代有名的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的設想。我想了一下，覺得這個題目不僅可行，而且有意義。我為什麼會這麼想，則是因為十多年前，我做我的博士論文時，為了瞭解唐代的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講到的印度醫學知識，曾經很用心地讀過一些相關的資料。我知道，這個問題，過去已經有人討論，討論的人包括研究中國醫藥史、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係史的學者——其中有湯用彤先生——可是已有的討論大多局限于漢文的材料，大家對更為重要的印度方面的材料知道得都不多，使用的更少。我因此鼓勵陳明做下去。他很努力，博士論文做得很好。博士畢業以後，他沒有止步，其後便是一篇一篇論文的發表和一本一本書的問世。在我看來，這樣一個最初顯得相當冷門的題目，陳明做通了，也做活了，用一句稍顯誇張的話來說，到後來真有點左右逢源，八面來風而不可收拾的景象。陳明在這個題目上，到現在能有這麼多的成果，我當初沒想到。

與陳明的情形也有些相似的，還有我們專業的另一位博士生。那位博士生的論文是研究公元

6世紀時印度佛教一位著名的律學大師德光的梵文著作《律經》。他的論文選題，也跟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有關，因為在所有漢文的佛教著作中，提到德光的，只有玄奘和義淨，義淨不僅提到名字，還直接講到了《律經》。對此我在做博士論文時也做過一點初步的考證，一度還曾經想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我因此建議他研究《律經》。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他的論文，最後也做得非常好，不僅涉及梵學，也涉及藏學。這位博士生畢業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五年多，他畢業後所做的研究，內容與形式仍然與博士論文相似或相關。他也有不少的成果，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中英文專著有好幾種，雖然在國內瞭解的人不多，但在國際上不大，但很專業的一個學術圈子裏，受到普遍的稱讚。而且，不僅他——他的名字叫羅鴻——我們專業其他的博士生也做相似的研究，大多也有很好的成績。

這兩位博士生最初研究的選題，其中部分的因緣，都與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有關，現在想來，這似乎有點意思，說明我們做學術研究，從一個題目開始，牽連和發展下來，往往會發現更多的題目，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一切都看機緣。這使我想到佛教的一首很有名的偈頌，稱作“緣起偈”，我最初讀到，也是在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中。“緣起偈”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諸法從緣起”，緣起的說法是所有佛教教義的理論基礎。我不知道，這裏講到的事，是不是也是一種因緣，一種緣起呢？

我們這個專業，教師和學生一直很少。三十年來，畢業的博士生，不過十數人而已。但是在我們現在的年輕教員和學生身上，我看到了學術上的進步。這樣的局面，與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前期，我自己念研究生時的情形，已經有所不同，一切都在發展與進步之中。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季羨林先生。如果季先生在天有知，他當年曾經關心，而且傾注過這麼多精力的印度梵語、印度佛教、中印文化關係研究今天有這麼些新人，應該多麼高興。

陳明要我為他的新書寫幾句話，我上面講的，與書中的具體內容關聯不多，希望他不會認為我文不對題。我從陳明的新書，一時想起這些年來與他及我們專業其他學生有關的一點故事。但我也並不單純是懷舊，回顧過去，其實是為將來。在我為陳明的第二本書寫的序裏，我引了一位比我更年長的學者快三十年前給我講的話，說一個人，如果真打算做學問，應該爭取三年一小成，五年一中成，十年一大成。他當時是鼓勵我。我說這話，是為鼓勵陳明。我知道，達到這個目標並不容易。現在看來，陳明，還有我們專業畢業的其他兩三位博士生，可以說都已經有了大小不等的成就，說接近“中成”，差得也不算太遠。這些年輕的朋友，是我們學術的新生力量。他們的研究，過去做得不錯，今後一定會做得更好。對此我很有信心。

2013年1月14日寫于燕北園

目 錄

序 言 / 王邦維 (I)

緒 論 / (1)

第一章 中古外來醫學理論與中醫的混融 / (6)

第一節 從“一大不調”到“一脈不調”——出土文獻所見外來醫學理論的痕跡探尋 / (6)

第二節 “轉女爲男”——中國與印度妊娠學說的可能關聯 / (33)

第三節 “三界醫王”——中古“醫王”概念的來源與擴散 / (43)

第二章 “華夷愚智，普同一等”——中古入華胡人的疾病及其醫療 / (57)

第一節 病患的身份差異與“華夷普同” / (57)

第二節 病胡苦疾——中古入華胡人的疾患與治療事例 / (65)

第三節 “寫方傳佈”——呂西華故事中的胡僧醫療與胡方傳播母題 / (88)

第四節 在華胡醫的醫事活動與社會角色 / (102)

第三章 中古外來藥物的認識及其商業圖景 / (114)

第一節 唐代本草著作及其對外來藥物的認識 / (114)

第二節 李珣《海藥本草》的外來藥物及其中外文化背景 / (121)

第三節 “商胡輒自誇”——中古胡商的藥材貿易與作僞 / (152)

第四節 “質汗”與“土質汗”——中古外來藥物的本土化例釋 / (179)

第五節 “生西海波斯國”——“婆羅得”與“八刺都而”的來源及使用 / (187)

第四章 中古中醫經典與胡方及外來療法源流 / (224)

第一節 《千金翼方》中的阿伽陀圓及其源流 / (224)

第二節 《外臺秘要方》所引《近效方》與外來醫學 / (252)

第三節 《千金要方》中的“天竺國按摩法”與禪定瑜伽 / (261)

第五章 中古宗教、醫學與外來文化 / (278)

- 第一節 方家、煉丹與西土藥——中古道教醫學與外來文化 / (278)
- 第二節 “納藥”與“授方”——中古胡僧的醫療活動 / (297)
- 第三節 佛醫東漸——以耆婆及其醫方、醫著為中心 / (344)
- 第四節 “蘇毘羅漿”——漢譯佛經中的藥物例釋 / (364)
- 第五節 “施者得福”——中古世俗社會對佛教僧團的醫藥供養 / (390)

第六章 從希臘到長安——絲綢之路與外來醫學的流傳 / (405)

- 第一節 “善除萬病”——唐代拂菻所獻底野迦及其源流 / (405)
- 第二節 絲綢之路與中古外來解毒學知識的傳播 / (420)
- 第三節 漢唐時期于闐的對外醫藥交流 / (441)
- 第四節 “法出波斯”——“三勒漿”源流考 / (466)
- 第五節 “沙摩路多”——作為眼藥的烏賊魚骨與東西方藥物知識的流動 / (490)
- 第六節 “蘓伏靈善”——絲路出土殘片的藥名溯源 / (509)
- 第七節 西域出土醫學文書的文本分析——以杏雨書屋新刊羽 042R 和羽 043 號寫卷為例 / (524)
- 第八節 書寫與屬性——再論大谷文書中的醫學殘片 / (553)

結語 文化相遇與醫藥傳播 / (566)

參考文獻 / (568)

索引 / (614)

致謝 / (626)

圖版目錄

- 圖 1.1.1 《四部醫典系列掛圖全集》唐卡“疾病的病因、症狀和歸類”圖 / (1)
- 圖 3.4.1 《本草品彙精要》中的質汗圖 / (1)
- 圖 3.4.2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中的質汗圖 / (1)
- 圖 3.5.1 《本草品彙精要》中的婆羅得圖 / (2)
- 圖 3.5.2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中的婆羅得圖 / (2)
- 圖 4.3.1 印度河文明時期印章上的瑜伽圖 / (2)
- 圖 5.2.1 敦煌莫高窟第 323 窟北壁佛圖澄洗腸圖 / (1)
- 圖 5.3.1 日本奈良法隆寺“涅槃像土”彩色雕塑中的耆婆 / (3)
- 圖 5.3.2 日本和歌山金剛峰寺“佛涅槃圖” / (3)
- 圖 5.3.3 日本和歌山金剛峰寺“佛涅槃圖”中的“耆婆大臣”像 / (3)
- 圖 6.1.1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底野迦書》(*Kitāb al-Diryāq*) 插圖 / (4)
- 圖 6.1.2 維也納奧地利國立圖書館藏《底野迦書》(*Kitāb al-Diryāq*) 插圖 / (4)
- 圖 6.1.3 《本草品彙精要》中的底野迦圖 / (4)
- 圖 6.1.4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中的底野迦圖 / (4)
- 圖 6.3.1 丹丹烏里克出土 6 世紀彩繪神像 / (5)
- 圖 6.3.2 丹丹烏里克出土 8 世紀彩繪神像 / (6)
- 圖 6.3.3 敦煌出土紙畫“護諸童子圖” / (7)
- 圖 6.3.4 《羅摩衍那》插圖本中的哈奴曼取雪山神藥圖 / (8)
- 圖 6.4.1 《補遺雷公炮製便覽》中的陀得花圖 / (8)
- 圖 6.7.2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飲子鋪 / (8)

表格目錄

- 表 3.2.1 《海藥論》與《海藥本草》之比較 / (132)
- 表 4.1.1 《千金翼方》阿伽陀圓副方明細表 / (240)
- 表 4.1.2 梵漢本《孔雀明王經》中的 citra-對譯 / (244)
- 表 4.1.3 《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來醫藥知識關聯表 / (248)
- 表 4.1.4 孫思邈醫著的時代坐標 / (249)
- 表 4.2.1 《近效方》中的外來藥物與藥方一覽表 / (253)
- 表 4.3.1 《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三中的“九種相靜慮” / (264)
- 表 6.1.1 《回回藥方》中的“荅兒牙吉”方一覽表 / (416)
- 表 6.4.1 “三果”詞語對譯表 / (469)
- 表 6.5.1 唐代佛教字書中的“海” / (491)
- 表 6.7.1 敦煌出土《換鬚髮方》藥方書寫格式比較表 / (547)
- 表 6.8.1 北京大學藏 D122 中的音譯藥名註釋一覽表 / (557)

緒論

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疏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廣弘明集》卷第十四“辯惑篇第二之十”

近年來，生命醫療史的研究正逐漸成為漢語歷史學界的一個新領域。1992年，在“新社會史”的口號下，臺北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成了“疾病、醫療和文化”研討小組，開始研究與疾病和醫療有關的歷史問題。其後，又分別成立了“禮俗宗教史研究室”和“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形成一股研究疾病醫療社會史的熱潮。^①迄今為止，相關成果主要有：梁其姿對中古麻風等疾病史的研究及其討論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②李貞德對六朝隋唐的性別與醫療的研究；^③林富士對“巫者、道教與醫療”的研究；^④李建民對“方術、醫療和歷史”的研究；^⑤祝平一對耶穌會士與西方醫學及曆算初傳中國的研究；^⑥劉淑芬對佛教寺院的茶與藥物使用的研究；^⑦此外，張嘉鳳^⑧、金仕起^⑨、張哲嘉^⑩、邱仲

- ① 相關的研究回顧可參見陳秀芬《醫療史研究在台灣（1990—2010）——兼論其與“新史學”的關係》，《漢學研究通訊》第29卷第3期，2010年，第19—28頁。
- ② 梁其姿《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冊第2分，1999年，第399—438頁；《麻風隔離與近代中國》，《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3—14頁；《醫療史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8頁；《從癩病史看中國史的特色》，收入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第297-329頁。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 ③ 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三民書局，2008年。
- ④ 林富士《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三民書局，2001年；《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
- ⑤ 李建民《方術·醫學·歷史》，南天書局，2000年；《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三民書局，2005年；《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華佗隱藏的手術：外科的中國醫學史》，東大圖書公司，2011年。
- ⑥ 祝平一《通貫天學、醫學與儒學：王宏翰與明清之際西醫學的交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冊第1分，1999年，第165—201頁；《天學與歷史意識的變遷——王宏翰的〈古今醫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冊第4分，2006年，第591—626頁。
- ⑦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唐、宋時期僧人、國家與醫療的關係：從藥方洞到惠民局》，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第145—202頁。
- ⑧ 張嘉鳳《“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觀》，《台大歷史學報》第27期，2001年，第37—82頁；《操行英雄立功差難——晉唐之間小兒醫學的成立與對小兒醫的態度》，《新史學》第16卷第2期，2005年，第1—46頁。
- ⑨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政大出版社，2010年。
- ⑩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對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第43—100頁；“Medicine and Astrology: Their Encounter at a Cross-Cultural Occasio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ASTM)*, vol.24, 2005, pp.62-77.

麟^①、李尚仁^②、陳秀芬^③、劉士永^④、蔣竹山^⑤、陳元朋^⑥等學者的研究也引人注目。與此類似的還有香港城市大學范家偉對六朝和隋唐醫學史的研究。^⑦港臺學者的成果還體現於多部論文集之中。^⑧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中國醫學史不但是“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也不等同於“下層文化史”，而是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增添了一個“醫學史的向度”。^⑨

在中國內地，傳統中醫史研究一向有比較強勁的勢頭，除基於文獻傳承、醫療經驗等範圍的研究之外，廖育群^⑩、鄭金生^⑪、梁永宜^⑫等學者也積極開拓文化史的研究。近年來，疾病史的考察更是方興未艾。^⑬不過，中醫史研究成果雖豐富，而在中古史學界，與其他的專題研究相比，醫療史的相關研究還是顯得比較單薄，于廣哲^⑭、肖榮^⑮、陳昊^⑯等

- ① 邱仲麟《不孝之孝：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初探》，《新史學》第6卷第1冊，1995年，第49—94頁；《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冊第2分，2004年，第331—388頁；《明清的人痘法：地域流佈、知識傳播與疫苗生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冊第3分，2006年，第451—516頁。
- ② 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6冊第3分，2005年，第467—509頁；《看見寄生蟲——萬巴德絲蟲研究中的科學實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冊第2分，2007年，第225—259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③ 陳秀芬《當病人遇到鬼：試論明清醫者對於“邪祟”的態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0期，2008年，第43—86頁；《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史學叢書系列76），稻鄉出版社，2009年；《在夢寐之間：中國古典醫學對於“夢與鬼交”與女性情欲的構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1卷第4分，2010年，第701—736頁。
- ④ 劉士永《武士刀與柳葉刀——日本西洋醫學的形成與擴散》，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
- ⑤ 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孫遜、楊劍龍主編《都市、帝國與先知》（《都市文化研究》第二輯），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第181—212頁；《“非參不治，服必萬全”——清代江南的人參藥用與補藥文化初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八卷，第114—127頁；《清代的人參書寫與分類方式的轉向——從博物學到商品指南》，《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第69—75頁；《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
- ⑥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兼論其在金元的流變》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年；《傳統醫療概念與行為的傳衍——以〈千金食治〉為核心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冊第4分，1998年，第765—825頁；《粥的歷史》，三民書局，2001年。
- ⑦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大醫精誠——唐代國家、信仰與醫學》，東大圖書公司，2007年；《中古時期的醫者與病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⑧ 比如，黃克武主編《性別與醫療——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第12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李貞德主編《性別、身體與醫療》（生命醫療史系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生命醫療史系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生命醫療史系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林富士主編《宗教與醫療》（生命醫療史系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生命醫療史系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Angela Ki Che Leung ed.,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E.J.Brill, 2006。
- ⑨ 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第529—567頁。
- ⑩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杯吸”與“蛭吸”的中外比較研究》，《中國科技史雜誌》2010年第3期，第257—272頁。
- ⑪ 鄭金生《藥林外史》，東大圖書公司，2005年。
- ⑫ 梁永宜《藏於日本的朝日醫家筆談》（上），《醫古文知識》2004年第3期，第24—27頁；（下），2005年第2期，第32—33頁；《日本〈桑韓筆語〉中的日朝醫學交流背景與內容》，《醫古文知識》2005年第4期，第26—28頁；《源於朝鮮通信使的朝日醫家交流》，王淑民、羅維前主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年，第236—240頁。
- ⑬ 余新忠出版了《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將醫療現象納入“地區社會史”的研究框架，就疫對江南社會人口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又，余新忠主編《清以來的疾病、醫療與衛生》，三聯書店，2009年。
- ⑭ 于廣哲《唐代疾病、醫療史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 ⑮ 肖榮《麻風病“蟲”說考》，《文史》2007年第1輯（總78輯），第107—122頁；《〈海藥本草〉與六朝時期嶺南的藥業文化》，《九州學林》第六卷第三期，2008年秋季，第2—27頁；《東晉南朝醫學知識的新發展：以醫家、病者為中心的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2011年，第151—183頁。又，景蜀慧、肖榮《中古服散的成因及傳承：從皇甫謐到孫思邈》，《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37—368頁。
- ⑯ 陳昊《漢唐間墓葬文書中的注（疰）病書寫》，《唐研究》第12卷，2006年，第267—304頁；《儀式、身體、罪誦——漢唐間天師道的上章儀式與疾病》，《天問》（丁亥卷），2008年，第241—268頁；《墓誌所見南北朝醫術世家的身份認同與宗教信仰》，《文史》2008年第2輯，第77—103頁；《晚唐翰林醫官家族的社會生活與知識傳遞》，《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3期，第345—392頁。又，楊軍凱、陳昊《新出蔣少卿夫婦墓誌與唐前期的蔣氏醫官家族》，《唐研究》第17卷，2011年，第251—270頁。

年輕學者的成果較為突出。2001年，張廣達先生在《關於唐史研究趨向的幾點淺見》一文中，呼籲加強對唐代下層社會的考察，扭轉宗教史研究與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脫節的現象。^①此文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蔡鴻生先生在《〈唐代景教再研究〉序》中，提出唐代“摩尼教異端化、火祆教民俗化、景教方伎化”的命題，亦為研究“三夷教”與唐代外來的醫學文化提供了努力的目標。^②馬小鶴從符號學的角度，通過摩尼教的“大醫王”、“大法藥”、“大神咒”等專有名詞的不同語言的對證，^③為進一步研究摩尼教醫學文化提供了內在的理據。2003年，榮新江主編的《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一書凸現了唐代多種宗教複雜生動的社會面貌。^④其中，林悟殊《唐代三夷教的社會走向》一文，展開論述了蔡先生的上述命題，並指出了從古代中西醫學交流的角度去發掘唐代景教遺痕這一方向。^⑤而隨着唐代《醫疾令》的復原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新刊與整理，^⑥新史料使從更多層面探討中古（尤其是隋唐）醫學史的深層問題逐步變成了現實。^⑦

國際上，2002年，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的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教授主持了一項國際合作項目，旨在全面整理敦煌吐魯番出土的中醫藥寫卷，並從宗教和社會的角度探討其文書的價值。^⑧2010年，戴思博主編出版了三卷本《中古中國的醫學、宗教與社會》（*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 de Manuscrits Chinoi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分量頗為厚重。^⑨2005年，英國學者羅維前（Vivienne Lo）和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主編的《中古時期的中醫：敦煌醫藥寫卷》（*Medieval*

- ① 張廣達《關於唐史研究趨向的幾點淺見》，原刊《中國學術》2001年第4輯，第279—297頁；收入《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二十世紀唐研究〉序》（《張廣達文集》第三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9—249頁。
- ② 蔡鴻生《〈唐代景教再研究〉序》，載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4頁。
- ③ 馬小鶴《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醫王”研究》，原刊《歐亞學刊》第1輯，1999年；《摩尼教宗教符號“大法藥”研究》，原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4卷，1999年；《摩尼教“大神咒”研究——帕提亞文書M1202再考釋》，三文均收入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 ④ 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該書中收錄了筆者撰寫的《沙門黃散：唐代佛教醫事與社會生活》一文，主編認為本文“從醫學和佛教相結合的角度，來討論佛教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問題，這一研究模式也可以擴大到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領域，因此，本文在唐代宗教史研究上有舉一反三的意義。”（此見該書第8頁）
- ⑤ 林悟殊《唐代三夷教的社會走向》，載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第359—384頁。
- ⑥ 陳錦校錄的《醫疾令卷第二十六》以及撰寫的《唐醫疾令復原研究》，收入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下冊，中華書局，2006年，第315—326頁；第552—580頁。李應存、史正剛《敦煌佛儒道相關醫書釋要》，民族出版社，2006年。都築晶子等《大谷文書中の漢語資料の研究——（大谷文書集成）IVにむけて》之三；猪飼祥夫《大谷文書の漢文醫書類の概要と整理》，《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四十六集，2007（平成十九）年十二月，第24—118頁。李應存、李金田、史正剛合著《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甘肅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
- ⑦ 陳錦《唐代女醫制度考釋——以唐〈醫疾令〉“女醫”條為中心》，《唐研究》第12卷，2006年，第53—71頁；《唐代醫官選任制度探微——以唐〈醫疾令〉為基礎》，《唐研究》第14卷，2008年，第291—305頁。陳登武《從〈天聖·醫疾令〉看唐宋醫療照護與醫事法規——以“巡患制度”為中心》，《唐研究》第14卷，2008年，第247—275頁；《皇權、醫療資源、醫事法規——從〈天聖·醫疾令〉看唐宋文武職事官的醫療照護》，收入臺師大歷史系等主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上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307—336頁。張耐冬《唐代太醫署醫學生選取標準——以〈天聖令·醫疾令〉及其復原唐令為中心》，《唐研究》第14卷，2008年，第277—289頁。于廣哲《〈天聖令〉復原唐〈醫疾令〉所見官民醫學之分野》，《歷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6—50頁。
- ⑧ 具體信息參見陳明《醫學：從敦煌到中亞——中國醫學史研究在法國的新進展》，《法國漢學》第9期，中華書局，2004年，第472—480頁；《“醫學：從敦煌到中亞”學術會議簡述》，《2002-2005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2—165頁。
- ⑨ *Médecine, Relig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 de Manuscrits Chinoi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III Tomes, Sous la direction de Catherine Despeux.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10.

Chinese Medicine: 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 出版。^①這兩部著作可謂對敦煌乃至吐魯番出土的醫學文獻進行了別開生面的研究，其主要意義在於強調從出土寫卷出發，拓展對中古時期中國的醫學、宗教與社會的綜合研究。此外，日本學者近年對唐代醫疾令和敦煌吐魯番醫學文書的研究成果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②

早在民國期間，廖溫仁、陳竺同、范行準等中醫史學家就關注過魏晉隋唐時期的外來醫學。其中，范行準《胡方考》一文所論尤為詳細，梳理了史書與中醫典籍中的胡方及其傳入之記載，並討論了胡方在中土盛衰之軌跡及其原因。^③該文至今仍有參考價值。^④1990年代，馬伯英的《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和《中國醫學文化史》，^⑤以及李經緯主編的《中外醫學交流史》，^⑥可以看做是這一傳統的延續與突破。不僅醫史學界並不否認中古時期外來醫學的成分，其他領域的學者也認可這一點。陳寅恪先生撰寫《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崔浩與寇謙之》等數篇名文，旨在闡明中古時代“中醫之理論方藥，頗有由外域傳入者”，表達對當世中西醫學關係之正確認知^⑦。季羨林先生在1948年的《從中印文化關係談到中國梵文的研究》一文中，也談到在所謂的“國粹”中醫學內，實際上有許多印度醫學的成分。^⑧這也是季先生日後討論印度眼科醫術和製糖術（特別是糖的藥用）傳入中國的先聲。^⑨正是在季先生建立的學術脈絡之下，筆者近年來也著力於古代中印醫學交流史的研究，^⑩並試圖擴展到古代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世界之間的醫學關係史研究。^⑪正如梁其姿教授指出的“中醫與其他醫學之間的交流是一個困難但重要的課題”，^⑫筆者願以自己的微末之力，不味淺陋，在這方

① Vivienne Lo and Christopher Cullen eds., *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5.

② 比如，Mayanagi Makoto (真柳誠)，“The Three *juan* Edition of *Bencao jizhu* and Excavated Sources,” in: Vivienne Lo and Christopher Cullen eds., *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 pp.306-321. 丸山裕美子撰、方國花譯《唐日醫疾令的復原與對比——對天聖令出現之再思考》，收入臺師大歷史系等主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上冊，第281—306頁。岩本篤志《唐『新修本草』編纂と「土貢」——中国国家図書館藏断片考》，《東洋學報》第90卷第2號，2008年，第113—143頁；《敦煌と『新修本草』一なぜそこにあったのか》，《杏雨》第13號，2010年，第182—209頁。

③ 范行準《胡方考》，《中華醫學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1936年，第1235—1266頁。另見王咪咪編《范行準醫學論文集》，學苑出版社，2011年。

④ 受該文影響的論文頗多，略舉一例：房定亞、耿引循、耿引曾《從〈外臺秘要〉看印度醫學對我國醫學的影響》，《南亞研究》1984年第2期，第68—73頁。

⑤ 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文匯出版社，1993年。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010年，作者將兩書合為一體，略有增補，以《中國醫學文化史》為名，分上下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 李經緯主編《中外醫學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⑦ 范家偉《論陳寅恪先生與中醫學》，《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3年第1期，第67—70頁。

⑧ 該文原刊北平《經世日報》1948年3月10日。後來收入《季羨林文集》第四卷《中印文化關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頁。

⑨ 季羨林《印度眼科醫術傳入中國考》，《國學研究》第2卷，1994年，第555—560頁。又，季羨林《蔗糖史》，中國海關出版社，2009年。

⑩ 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中華書局，2002年；《殊方異藥——出土文書與西域醫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敦煌出土胡語醫典〈耆婆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年。

⑪ 國內有關古代中國與波斯、阿拉伯世界之間的醫學關係史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宋峴《回回藥方考釋》，中華書局，2000年；《古代波斯醫學與中國》，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筆者的同事時光博士目前在研究波斯伊爾汗國時期拉施特（Rashīd al-Dīn）主持翻譯的《中醫寶典》（*Tankūq-nāmeḥ*）的波斯文譯本，其成果令人期待。

⑫ 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代序）”，第13頁。

面繼續做些工作。

中古時期（本書基本上以隋唐五代為中心）是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之一，不僅在西域邊陲存在著多種醫藥學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而且隨着佛教、景教等外來宗教的演進，沿海與中原地區亦留下了外來醫學文化影響的諸多痕迹。靈方、異藥既是朝野解除病苦、企求長生時競逐的對象，也是時人獲取名利的法門之一。因此，討論醫學領域中的宗教交流、外來的醫學理論和藥物、醫方與中醫的密切互動、世俗社會通過醫事對胡人及外來宗教的態度、絲綢之路的醫藥交流與貿易等問題，可以更加明晰外來文明因素在中古時期的醫療活動中究竟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以及中醫對外來文化是如何接受、修正和混融的。本書希望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增進對中外醫學文化關係史的認識，加深對中古時期的中醫發展、社會生活和宗教文化多層面的理解，並且有助於建構中古日常社會生活史和物質文化史的新面貌。^①

^① 不僅中古時期的外來醫學文化值得關注，元明清時期乃至伴隨耶穌會士等西方傳教活動而來的西醫入華、中醫的向外傳播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近年國內的相關研究參見：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陳萬成《中外文化交流探緯：星學·醫學·其他》，中華書局，2010年。馮立軍《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中醫藥交流研究》，云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

第一章 中古外來醫學理論與中醫的混融

[] 問曰：何者有病，何者无病？答曰：風黃痰七界
[] 高下，身潤光澤，四大輕利，一呼脉再動，一〔吸脉〕
〔再〕動，呼吸中間〔脉〕存五動，此時常脉[]

——《俄藏敦煌文獻》第 17 冊 Д x 18173 殘片

第一節 從“一大不調”到“一脈不調”

——出土文獻所見外來醫學理論的痕跡探尋

在古典東方醫學中，我國的中醫學、印度的生命吠陀（Āyurveda）、悉陀（Siddha）和尤那尼（Unina）醫學、伊斯蘭醫學等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史，為人類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古典東方醫學體系之間，存在着不同知識的相互滲透和交流，尤其是在中古時期以佛教為主要媒介的中印醫學之間。作為醫學體系中最基礎的、也是最核心的組成部分，醫學理論的傳播與接受的複雜歷程要遠遠超過治療方法或者藥物的擴散，特別是像中醫這樣一個相對自足的醫學體系如何與外來的醫學理論發生接觸，並吸納了哪些外來的成分，是值得探討的。

一、印度生命吠陀與佛教醫學的病因學比較

七世紀之後，生命吠陀（Āyurveda）的三大代表著作（Mahā-triya）在印度已經廣為流行。遮羅迦（Caraka）的《遮羅迦本集》（*Caraka-saṃhitā*）主要論述內科；妙聞（Suśruta）的《妙聞本集》（*Suśruta-saṃhitā*）側重外科；婆跋吒（Vāgbhaṭa）的《八支心要方本集》（*Aṣṭāṅga hṛdaya-saṃhitā*）是內外科兼重的。^①雖然這三大醫著的內容有較大不同，但生命吠陀的病因學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八支心要方本集》第一部《緒論部》（*Sūtra-sthāna*）第一章“渴望長生”指出：

風、黃、痰，簡而言之，即叫做三種體液（三液）。〔當三液〕變（正常）與不變（不正常）時，它們〔分別地〕毀壞和維持人體。……內風是粗糙、輕、冷、刺激、細微和變化不定的。黃（膽汁）帶些油性、性烈、熱、輕、有微味的、是液體、流動

^① 有關這些醫著的作者、成書時代、歷代注疏和研究情況，參見 G. Jan. Meulenbeld, *A History of Indian Medical Literature, Volume IA*. (Groningen Oriental Studies, 15). Groningen: Egbert Forsten, 1999. Dominik Wujastyk, *The Roots of Ayurveda*, London: Penguin Book, 2003. 有關印度醫學的基本情況，另參見廖育群《阿輪吠陀——印度的傳統醫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認識印度傳統醫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

的。痰是油膩的、冷、重、遲緩、細滑、黏糊糊的、固着的。[體液的]和合與聚合，由兩種和三種體液的減少或者失調（驟然增多）[而產生的]。……疾病是[三種]體液失衡的結果，而健康就是[諸]體液的平衡。疾病被認為分為兩種，即內生的（內病，來源於人體的本身）、外傷的（源自外在的原因）。^①

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這就是“三液平衡說”。即人體是由三種體液（tri-doṣa）構成的，這三種體液就是風（vāta, vāyu）、黃（膽汁, pitta）、痰（痰飲, kapha, śleṣman），它們又被稱做“三俱”^②、“三因”^③或三病素等^④，其三液聚合的病或譯作“三合病”^⑤、“三集病”^⑥等。人體內的三種體液保持平衡，人就會健康；如果三者失衡，人就會患病。^⑦

佛教醫學的病因理論是從人類的生理、心理、行為乃至社會環境的影響等大的整體系統來揭示疾病的。佛教醫學並未將生命吠陀的三體液學說（tri-doṣa）完全排斥，而是吸收過來為己所用。中古時期，生命吠陀理論在中土傳播的主要媒介是漢譯佛經。漢譯佛經中對 tri-doṣa（vāta, vāyu / pitta / kapha, śleṣman）相關術語的翻譯，有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⑧如何用準確的漢語來表述這些術語的內涵，不僅體現了不同時期的譯者們對印度原典與生命吠陀理論的掌握程度，也蘊涵了譯者們試圖在中醫與印度醫學的概念之間建立某些聯繫的努力，旨在促進讀者能夠順利地理解來自異域的、陌生的生命吠陀理論。梵漢佛經的對勘有助於揭示生命吠陀理論在佛經翻譯的過程中是如何被呈現的。梵本《金光明經》（*Suvarṇaprabhāsa-sūtram*）〈除病品〉（*Vyādhipraśamana-parivartaḥ*）中保留了三體液學說的理論內涵。梵本《金光明經》以及兩個漢譯本——北涼三藏法師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和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的相應內容如下：

- ① K.R.Srikantha Murthy, trans.,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 Hrdayam*, (Text, English Translation, Notes, Appendix and Indices), vol.1, Varanasi: Krishnadas Academy, fifth edition, Reprint 2003, pp.5-12.
- ② “三俱”一名見於吐魯番出土的 Dx09888. 參見 Chen Ming, “The Transmission of Indian Ayurvedic Doctrines in Mediev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Aṣṭāṅga and Tridoṣa Fragments from the Silk Road,”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vol.IX, 2006, pp.201-230.
- ③ 《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的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賢護長者會第三十九之二〉云：“即貪、瞋、癡名三界因；又風、黃、痰亦名三因。”（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4年，第11冊，第617頁上）
- ④ tri-doṣa 在漢譯佛經中多譯作“三毒”（或“三毒箭”），指代貪、瞋、癡三種心垢。在粟特語佛教文獻中，tri-doṣa 譯作 *dry wkkry z'r*，英譯 the three poisons. Cf. D.N.Mackenzie ed., *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Acta Iranica 10, Part II, Leiden: E.J. Brill, 1976, p.47.
- ⑤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賢劫經》卷一〈法師品第四〉云：“猶如良醫以藥療衆風、寒、熱病、三合之病，悉為消除。”（《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4冊，第8頁中）
- ⑥ 龍樹菩薩集，北宋西天譯經三藏日稱等譯《福蓋正行所集經》卷七云：“乃至發起多種病苦：風、癩、痰癢、或三集病，而取命終。”（《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2冊，第732頁上）
- ⑦ Cf. Hartmut Scharfe, “The Doctrine of the Three Humors in Traditional Indian Medicine and the Alleged Antiquity of Tamil Siddha Medici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9, no.4, 1999, pp.609-629. Cf. N.G. Dongre, “Identification of tridoṣa of Caraka-Susruta-Vagbhata Samhitātrayī: A scientific bridge between Ayurveda and modern medicine,” *Indi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Vol.4, no.3, 2005, pp.329-332. 又，遠藤次郎、中村輝子《アユルヴェーダのトリドーシャ説と仏教医学の四大不調説の比較検討》，《科学史研究》II, 1995, Vol.34, 第1—9頁。
- ⑧ Cf. Pierce Salguero, “Mixing Metaphors: Translating the Indian Medical Doctrine *Tridoṣa* in Chinese Buddhist Sources,” *Asian Medicine*, vol.6, 2010-11, pp.55-74.